

▲吳天章 2002 《同舟共濟》數位影像噴墨輸出。

數位超烏托邦

◎文、圖／姚瑞中
(藝術家、藝評家、獨立策展人)



近年來，數位攝影機的流行不但帶動了全民攝影風潮，也形成無所不在的影像社會；拜科技之賜，以往需要繁瑣手工的放大技術已讓位給圖像輸出，通過數位化技術的便捷，攝影不再是專業人士的工具，技術也不再高不可攀。

除了日常留念性質頗強的紀錄功能外，當代藝術中以電腦合成修片的影像作品也蔚為風潮，在此起彼落的藝術展覽中屢見不鮮。

國內也有不少人使用「數位攝影」進行創作，不過因為畫素仍難與傳統光學底片抗衡，大多數講求攝影品質的創作者，仍以傳統光學底片先拍攝一些毛片，再掃瞄進電腦並根據片子的可能性進行加工，例如貼圖合成、修片染色、挪用並置等手法。然而數位化科技究竟對於大眾認知的攝影產生了什麼影響？在純粹的影像創作中又有何樣貌？它又有何特色呢？

●傳統界面的式微

舉凡所有影像都需要一個「界面」，如同傳統「光學底片」是一種「賽璐珞透明膜」，先經過化學銀鹽粒子顯影後再定影並放大成平面影像。

然而在數位化時代，以往化學膠片的定影概念已被推翻，取而代之的是電子數碼模組內無止盡的修改與覆蓋，與傳統光學結合化原理的底片不同，透過「0」與「1」的理性運算，它可以將任何資訊重新排列組合，不受限於「決定性的瞬間」（換言之接下快門的瞬間就決定了照片內容

數位超烏托邦

就成為一種擺盪於二者之間的「曖昧真實」，但此種「曖昧真實」卻構成當今社會認知的主要「真實」。因此，在現今數位化、消費至上的社會中，消費體系不再以文化創造影像或符號，相反地，而是以影像模擬影像、影像創造影像、符號生產符號、符號解構符號，甚至以影像癱瘓影像的方式，在影像雜交、挪用與質變過程中，建構一個嶄新的世界觀。

●符碼組成的矩陣世界

隱含於數位攝影世界中的時空觀不再是一個「過去式」，而是一個無時間感、無真實性的概念性時空，它是一種非線性的時空觀，在此沒有過去與未來，也沒有永恆與死亡，一切事物都可被取代、所有真實都可被推翻；它也預視了一個比真實還要真實的「真實」，甚至取代了一個比真實還要遠離事實的「事實」。

通過電腦強大的運算能力，它不但可以無限修改影像也能重新組合排列，端看創作者的構想而定，因此拍攝者不再意圖去「再現」或拷貝一個真實，而往往在於改變真實，它不僅顯現了我們對於美好世界或自我美化的某種想像，也宣示了真實不再是真實，而是一種「擬象模式」，它在

這個消費社會中成為一種看似立即可得、卻又遙不可及的流通符號消費品，並通過販賣與消費行為，使我們可以立即擁有，卻又無法擁有真實物件的無奈。

●無限重組、合成與置換

在數位化時代之下，人似乎已不可避免地被「符碼化」以利重組成各種可能面目，「符碼化」不但象徵著原生的母件已經消亡，所有被母件生產出來的子件更取代了母件的地位，然後再生產出另一批子件的「子件」，它們以為它們都是最原始的元素，然而它們只不過是在層層複製過程中逐漸失真的「替代物」；原件已經消亡，所有的複製與再生，都只會遠離那個永遠也不可能真實的「真實」。

因此，數位攝影不但模糊了幻象與實存間的鴻溝，人們更意圖進一步在虛擬世界中創造另一個自我，但卻也在滿足虛擬世界中那個「自我」的同時，也流放了現實世界內的自我。

●「超烏托邦」？

時至今日，社會的編制原則已不再只是生產，取而代之的是由電腦數位化、資訊媒體，以及依



▲郭慧禪 2002 《BYNIKI 2002》數位影像輸出。



►林欣怡 2002 《穿越吵嘈的自己#5》數位影像雷射相紙。



►陳擎耀 2002 《後庭花-遠山金四郎》數位影像噴墨輸出於帆布。

►陳界仁 1998 《窯獅城》數位影像輸出。

▼林欣怡 2002 《Cloning Eva 001~003》數位影像輸出。



據「符碼」與「模型」而形成的社會組織，正逐步收編生活中所有一切，並慢慢由其支配及掌控；因此，符號本身不再只是符號而已，而且進一步擁有了自己的生命，並建構出一套嶄新的社會秩序。推衍至當代社會中，影像本身的存在已從「再現現實」、「扭曲現實」到反映「失落的現實」，轉入至一種「超越的現實」。

而這一切都指向對完美世界的嚮往，但完美世界也意謂著世界的結束與毀滅，美好的烏托邦也宣示了意義的終結與消失；因此，數位攝影中的時空在此靜止，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個奠基於失落的幻覺，或可說是一個「超烏托邦」(Hyper Utopia)！



▲王俊傑 1997 《極樂世界螢光之旅》數位影像噴墨輸出。

），並且可精確修正一切人為上的失誤。因此，當數位符碼化影像透過照片(或電腦輸出影像)散發出來的光影，無論是如何的溫馨感人，隱藏在工具理性下的冷漠與絕對，正以一種無可名狀的距離感隔在真實與現實中間，而成為一片超薄的「透明膜」，並潛入我們所處的真實世界之內。

●消失的「透明膜」

這種具有絕緣體特色的「透明膜」充斥於我們日常生活周遭，例如：玻璃窗、隱形眼鏡、保險套、螢光幕、保鮮膜……等，它就像是一片審犯人的單面透明玻璃，在觀看世界的同時也阻隔了對話與接觸之可能，使得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逐漸變得安全、冷漠而疏離。

衍生至影像層面，我們不再透過被化學定影後的「透明膜」(底片)來瞭解世界，而是以「真空」的數位化影像，創造意識上的真實以及潛意識下的脈衝「波場」，於是精神上的幻覺成為影像之必然，卻也吊詭地質變成所有存在物的基本條件。

●資訊影像中的曖昧真實

藝術從某方面來說是一種幻覺，它可以通過現實世界的途徑帶領我們進入非現實領域，也可以藉由超越現實方式營造一處烏托邦。

然而真實是一個幻影嗎？還是幻影本身已取代了真實？數位攝影作品顯現了複製真實的意圖，但從某一方面來看卻又不夠真實，於是數位影像